

涇縣胡懷琛著

中國文學通評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文 法 書 類

新文學研究法	二冊	一元五角
標準國語文法	一冊	四角
語體文法表解	一冊	三角
白話文軌範	一冊	五角
語體文作法	一冊	二角
國文法綱要	一冊	五角
論說文作法	一冊	二角
紀敘文作法	一冊	二角
書翰文作法	一冊	五角
作文虛字用	一冊	二角
修辭學要略	一冊	二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發行

中國文學通評(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纂者 涇縣胡懷琛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西北藏路公益里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廣州雙門底 大東書局
漢口四官殿

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中國文學通評 敘目

總敘

通評第一 桐城文

通評第二 清初三家

通評第三 唐宋八家

通評第四 左國史漢

通評第五 孟軻莊周

右中國文學通評一卷。亦余於民國十年。在滬江大學之所講也。未卒業而中輟。散稿置之篋中者。一載有餘。今友人既索吾之詩評付梓。復索此稿。其未畢者。乃補綴成之。此書體例。在總敘中已言之。茲不復贅。雖區區小冊。然自十年秋日屬稿。至十二年秋日告成。而星霜已二換矣。書成爲記其緣起。

如此。胡懷琛記。

中國文學通評

敘目

中國文學通評

胡懷琛

總敘

余既作中國詩學通評。或人請曰。曷不再評其他文學。余曰。余所評之詩。狹義之詩也。若以廣義言之。則一切文學。皆爲詩之支派。或詩之變體。如史記之出於離騷是也。然以舊習言之。則以文與詩對稱。所謂文者。又稱之爲古文。古文之名。始於韓退之。退之慨魏晉以來文學之華而不實。束縛而不得自由。乃起而振之。自以爲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其所爲文。一時號爲古文。古文之名稱。相沿至今。後世治古文者。多視魏晉南北朝文爲不足道。而自韓退之以來之變遷。亦莫不循此途徑以行。此與今日文學之界說。多有出入之處。其難於著筆者一也。其次。六經之文。昔人皆尊之爲經。而不與古文並論。自宋以後。孟子且然。雖習古文者。必讀孔孟之書。然經與集之界限。終不能打破。此文學之界限。又與今日不同。其難於著筆者二也。

欲盡反其說而重爲之整理。則相沿至今。爲日已久。一切已過去之名詞。而無從取消。已造成之軌跡而無法改變。（如古文駢文經史子集等名詞。及唐宋八家等名詞是也。）此吾之所謝不敏也。

雖然。已過去之事。歷史上之事也。評歷史上之文學。於名詞等。吾祇得一仍其舊。譬諸歷史上之天子。吾不能強改爲總統。而秦晉燕趙之地。不能分割入山陝直隸之區。由此觀之。則評論其源流派別。短長得失。以今人之見。論古人之文。其著眼之處。固不在此形式間也。

或曰。子言是矣。其試爲之。余乃取左傳以至清末之文。由近而遠。略爲評論。如次。曰桐城文。曰清初三家。曰唐宋八家。曰左國史漢。曰孟軻莊周。仍舊習也。兩京詞賦。六代駢儷。別於昔之所謂散文。故不論及。而所論者。不過卓然大家。其他旁支細派。不勝其多。或附及。或從略焉。而明之歸震川。爲桐城文之淵源。已見桐城文中。故不別著。欲知其詳。參看拙著中國文學史略可也。

通評一 桐城文

(一) 桐城派之源流

桐城派之名。始于清乾隆之末。其時桐城姚姬傳。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而受業於劉海峯及姚薑塢。於是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蓋望溪海峯薑塢姬傳。皆桐城人。故周氏云云。此桐城之名之所由來也。

其後姬傳主江甯書院。前後二十年。其門人上元梅曾亮。管同。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皆爲高足弟子。其籍隸桐城者。則有劉開。方東樹。戴鈞衡等。皆先後傳桐城之學。

其非姬傳弟子。亦非籍隸桐城。而私淑方姚者。於南豐則有吳嘉賓。於桂林則有呂璜。於湘中則有曾國藩。吳敏樹。曾之弟子有張裕釗。吳汝綸。(吳爲桐城人)黎庶昌。

其初非師方姚。繼而復事姬傳者。則有瑞金羅有高。新城魯仕驥。皆初師朱梅崖。後師姚姬傳者也。

其源出桐城。而復自成一派者。陽湖是也。初武進錢伯垞受業於劉海峯。歸而以其師說誦於友人張惠言。惲敬二子者。遂去其聲韻駢儷之學。而學古文。號曰陽湖派。是陽湖實出于桐城也。

此其大略也。其間傳授。不無變化。欲一一追尋其變遷之迹。一言難盡。而大抵以黎熙昌之言爲最當。其言曰。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方望溪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始變化。以臻於大真知言哉。

桐城之名。直至清乾隆末年而始出現。今之談桐城派者。則曰方姚是遠。不過望溪而止。而不知望溪之文。上承歸震川。歸震川上承歐陽永叔。而兩家又多得力於史記。是欲追溯遠源。不得不自司馬遷始矣。

司馬遷之文之所以自成一格者。於敘事之中。有唱歎是也。一推其源。蓋本于詩。所謂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是也。國風而後。屈原得之。楚辭而後。太史公得之。香草美人。靈均借以抒幽憤。刺客滑稽。史遷假以發牢騷。其所以抒發者不同。而所抒發之者一也。此意在史遷已自言之。已其報任少卿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是也。史遷文因出於詩。故有唱歎。因有唱歎。故有不盡之意。因有不盡之意。故有神韻。後世得此神韻者。爲歐陽永叔與歸震川。雖爲文不同。而神韻一也。茲錄史記唱歎之文數篇。以資研究。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貴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

施於後世哉。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

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

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

子薦以爲大夫。

(三) 歐陽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六一居士。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誨之學。官至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五代史。文集等。其爲文。多得力於史記。而善變化。茲輯宋以來之評論。可以見歐文之源流矣。蘇明允云。歐公之文。紆徐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辛苦之態。

李耆卿云。韓如海。柳如淵。泉。歐如瀾。蘇如潮。

魏叔子云。歐文之妙。只在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

又曰。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林亭沼。悉可圖畫。

劉融齋云。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

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又曰。歐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旨趣爲多。

又云。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字。卻參以活句。歐文往往似此。方望溪云。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傳其風神。

姚姬傳云。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

曾文正云。八家惟韓歐東坡。門徑最大。故變化處多。

統觀以上各說。可知歐文之出於史記。而本之箇人之性情。參以變化。可無疑義矣。茲錄永叔文數篇。以見一斑。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

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才。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唸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偉。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顛崖崛岉。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